中华古籍保护

乾隆壬子年開雕

切問齋集

暉吉堂藏版

文之垂於古今也久矣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有物有則民之秉彝而氣質不齊外物相引每至漓而汩之聖人制爲詩書禮樂以行其教化自身心以及家國天下審善惡考得失察治亂使萬事萬物胥協乎中正之矩文德大洽治化醇茂是以則象乾坤祖述堯舜而要不外乎天理人心之同然切近而不可離者昔賢云凡經聖人之筆削者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宇宙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蓋文以明道古今來文有萬變道無岐趨故美其華不如歸於樸逞其奇不如範於正無他於道愈切則文愈平而愈高也道無古今之殊文亦無古今之別謂今之文

必不遠古之文者是舍道以言文徒以藝成而下者槩之也我

朝

聖祖承制作明備文治臻於極盛百數十年賢大夫士立德立功因而立言者蔚乎著作之林矣其餘誦習古先涉閱世事隨其心之所得宣之於文辭猶莫可悉數山左盧使

吳江陸朗甫慮其散而無紀久或漸湮也迺有切問齋文鈔之舉搜討決擇積十餘年之功博收而約取之自學術迄河防為目十二為卷三十或長篇連卷博大雄深或言簡意該肅括精當或援據明辨智者讀之而心醉或淺易真摯愚夫婦聽之而點頭舉凡天時地理德行政治之務罔不探賾

剖微摘真握要其曰切問齋者格物之布帛菽粟民之日用飲食意未嘗求工於文而不詭其辭而辭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亦遂炳炳麟麟精采煥發傳之後世有不可磨滅者斯則文之美盛者矣余於朗甫叨鍼芥之契素知其深於經術有體有用造由曹郎游膺觀察勤恤民隱恪守官方

應事公平持身峻整今秉全省祥刑之責

聖明委寄進且益上公餘無他好惟文字為娛悅所輯運河備覽於節宣機宜詳核可為繩準茲所鈔者精義以致用因時而措宜尤足仰贊

盛朝文明之化於無疆厥功良鉅豈僅朗甫之嘉謨嘉猷於此乎資取不竭也哉余非能文者

流書來屬爲之序其亦風誼之真切者乎

乾隆四十有一年歲次丙申孟冬之月通家生桐鄉馮浩手撰

馮浩之印

孟亭

中丞陸朗夫先生之宦山東為布政使者再王樹得隸為部吏前後六七年受知最深故其于先生亦不敢自諱以為不知也甲辰秋先生遷湖南踰歲而卒其嗣君亶之來游歷下以先生所著切問齋集四冊屬王樹為之校栞公餘循覽不啻親奉先生之光儀而接其謦欬也夫人之為文莫不擇言而後發顧有

高其文鄙其人者毋亦擇而言之不必其擇而行之乎彼務榮色李鼔晉無論已乃曾子固之孝友而呂正獻公猶謂其行義政事不如文章以王介甫之文學操履而見諸措施適足以病民而誤國是其得于天者有偏至而澤于學者或未醇也先生之為人粹然儒者其性行學術政事文章峻挈完整表裏如

一已視夫文人之文道不足而強言者相去固已遠矣集中諸作論議持平不苟為同異而于人心風俗民生利病之所闢疊三于有味其言之也原本編述命于前今按原善一篇蘊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因其勢而利導之文不必傚昌黎而切理厭心殆于過之故升弁集首而書序諸體各已類從詩編次于其末

通集凡十六卷先生舊為切問齋文鈔其自序有云以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觀所自著猶此志也輒述其所以論次者并出俸資已畀亘之使鋟諸木若夫作者之旨已具于文鈔序中　玉樹之知先生固不如先生之自知也茲功

受業張玉樹序濟寧後學李東琪書

切問齋集目錄

卷一

述聞上

原善

述命

非相

禱祠

伎術

羅經

肖屬

辨日

稽數

神氣上

神氣下

卷二

述聞中

坎離

大衍

天津圖書館藏

卦氣
閏月上
閏月下
兩戒
關雎
栢舟
載馳
黍離
南陔

楚茨
韓奕
三頌
四始
卷三
述聞下
家祭
喪服
三侯

龜文
檀弓一
檀弓二
檀弓三
姜源
不窋
天度
斗建
歲星
五行
納甲
納音
孤虛王相
參兩三四
地勢廣厚
指南車

卷四

書一

與邱省齋論易書 附答書
與劉九畹論著述書
答顧梅坡論易書
與錢巺齋論文鈔書
又與錢巺齋論文鈔書
與王惺齋論佛教書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答王惺齋論韓文書

卷五

書二

祠堂示大兒恩綬
又
又
答王惺齋論家祭書
又
與錢巺齋論行述書
與錢巺齋論外兄弟書
與馮師問喪儀書 附答書

答錢巽齋書 附元書

卷六

序一

禮記釐編序

楚詞韻解序

栖雲閣文集序

北溪文稾序

切問齋文鈔序

張耘孟制義序

錢數峯先生詩集序

就樹山房詩序 附答書

碩松堂拾零詩稾序

紅櫚書屋樂府序

蓮塘讀書樂序

分干文飲序

分隸偶存序

隸便序

卷七

序二

桐鄉節孝錄序
如皐顧氏族譜序
申氏族譜序
朱副使行役紀畧後序
濟南讞牘序
任城漫錄序
急救方序
洗寃錄節要序

重刊洗寃錄節要序
山東運河備覽小序
贈吳君佩之序
送顧北墅員外序
送查梧岡太守序
送金庸齋還粵東序
送顧大理使安南序

卷八

記

東顧新阡記
保德風土記
鹵簿名物記
湖南巡撫題名碑記
說
文昌祠說
讀詩說
運河圖說
五水濟運圖說

泉河圖說
祭產說
論畫山水
卷九
書後
書張嘯蘇天人篇後 附天人篇
書張耳陳餘傳後
書昌黎原性篇後
書日知錄後

題吳孝子永思卷後
題顧孝子孝行卷後
題王氏寫本地圖後
書記性文
箴　銘
行箴
仕箴
思貽堂銘
筆銘

鐺銘
枕銘
硯銘
歸裝銘
祝　辭　贊
禱龍神文
禱城隍文
謝雨文
告金龍四大王文

泰山禱雨文
馬鞍辭
佩囊彯帛辭
沈眉生茂才乘圖贊
卷十
傳
治河名臣小傳
給諫阮公家傳
董孺人傳

碑碣
重修虞廟碑
蒿菴書院碑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墓碣
五叔祖金聲公墓表
靜學逬先生墓表
卷十一
墓誌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沈公墓誌銘
保安縣知縣邱公墓誌銘
盧江縣知縣趙公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吳公墓誌銘
舅氏開泰縣縣丞陳公墓誌銘

行狀
山東鹽運使二梧章公行狀
誥贈通議大夫顯曾祖考廣生府君暨配吳淑人行畧

誥贈通議大夫顯祖考公衡府君暨配張淑人行畧
誥封太夫人顯妣陳太君行述

卷十二

議稾
籌備倉儲稾
請濬泉渠稾
請復月河稾
請修河渠志稾

論吳大純稟
清訟獄稟
論宋家窪積水稟附牌稟
論徒犯稟
論回民稟
論運河堤工稟
啓
與汪觀察論禦賊啓
答章觀察問保甲啓

與馮郎中論被冦州縣啓
與運河章觀察論彭口啓
卷十三
條議
疏濬小淸河條議
漕船漫幫議
酌籌開壩議
報功祠議
臬司條議

駁臨城同知比捕議
窩賭刺字議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妾議
科場條議
檄
濟南飭屬檄
諮訪泉源檄
訪拏訟師檄
飭禁擅受檄

札
互盤各屬倉庫札
清釐詞訟命盜案件札
卷十四
約
任城書院訓約
示
登州戒士示
曉諭濟寧士民示

申民約束示
禁製衣傘示
嚴禁私鑄攙用小錢示
嚴禁弁丁兵役索詐埠商示
嚴禁書役詐贓示
嚴禁在配軍流違例私押示
嚴禁訟棍敎唆示
禁用繩鞭鐵尺示
禁止扒搶示
附禁風水惑人示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切問齋集目錄終

切問齋集卷第一

吳江陸燿朗甫著

述聞上

原善

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性之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

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眞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性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

則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蘇軾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李贄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而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

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獘至於如此安得尚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眞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耆成是人也乃眞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

仍一慕善之心也是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尚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為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容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知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

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移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循而行之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之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為不可誣也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亦知為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知信而每與禮知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以外君臣去父母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虛浮

任誕以爲禮知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怠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

述命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所謂天地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禮義威儀動作之則卽率性之道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卽書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也昔孔子罕言命然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葢不以吉凶禍福之遇乎外者爲命而以天

地之中之受乎天者爲命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也是故命誠在我而已矣其學始於窮理其事著於實踐其功極於位育知此者爲知命能此者爲有命若夫吉凶禍福以類相應其本在於人心之自取然而氣數推遷容有不能盡合者世人不知命之在我乃一以諉諸氣數而又以爲必有程度期限可以推而前知於是年月日時干支生尅津津然出於士夫之口嗚呼豈不誖哉列子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何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

天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閔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夫

列子之所謂命猶是初無程度期限之氣數氣數誠不可知而天地之中則可知也易言至命中庸俟命孟子立命而此曰定命其義一也學者知其所可知不求知其所不可知此之謂知命

非相

世謂聖人之生必有異表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告仳齒是謂淸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參漏是謂大通湯臂再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望羊是謂剛強盤古伏羲神農女媧則或云龍身或云麟身或云蛇身至今繪畫羲炎者猶眞爲太牢委蛇之狀至於孔子則有反首注面月角日準等四十九表又謂頭似堯項似皐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竊謂天生萬物各有種類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陰陽之精也聖人尤得精氣之極者是以圓首方足四肢九竅外與凡庸無異而內懷聖智開天覺世日月齊光安在狀貌之殊人乎四海之外大荒之野其人有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頸反踵馬首獨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元髖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

厭火流鬼野叉羅刹使其產於中國莫不謂之妖孽豈謂後之人君無炎黃顓佶之表而遂不足以追三皇五帝之治後之儒者無孔子反首注面諸形而終無與於禮樂詩書之教乎潛夫論曰人之有骨相猶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直者宜爲轅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瓠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信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

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斯可謂知道矣昔者子思適齊齊君之嬖人美鬚眉立乎君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而世儒乃謂知相之工察骨體之証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

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其亦惡知吉凶變化之理哉龜筴傳曰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莊王曰善是故騏驥一日而行千里駑馬十舍亦必致之晏嬰長不滿六尺而身爲齊相使其君顯聞于諸侯彼術士者何足以知此乎

禱祠

天施地生高厚無極人生其間莫知所報惟有精意以享庶幾神靈之降鑒然王者所以尊天而重祭其微意可知尊則賤者不敢干重則貧者不能舉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乃以絕地天之通而異民神之業也昔者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賢鬼廢人顓頊於是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不相侵瀆迨至有殷易忠以質敬而亡等失仍尚鬼周人繼之乃辨上下定民志惟天子得

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當此之時民之受田力作者供其牛牲茅藉粟米芻槀以待天子之對越王朝之禮不下庶人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言其各有條理也王者父天母地父母之於子至親愛也故常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乃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燔柴必於泰壇瘞埋必於泰折圜丘方澤皆在國外之郊而不於所居之宮明天神至貴不可以人所狎居之地而瀆享之也今或士大夫歲時祭祀於祖宗五祀之外妄及天神閭閻倣效習爲故常甚至庖湢籓溷之旁汚穢薰蒸亦布席而禱祠焉非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也又叢祠祆廟所在多有賽會迎神縻費無度巫覡卜祝之流妄稱神鬼遇有疾病禱祠相沓其婦女或遠至鄰郡修齋拜佛祈求福祐昔顓頊之教男女不相避於路者則佛之四達之衢今公然出入廟宇無所

禁忌此復成何風俗哉應劭言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何能禍人遂移書

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祝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援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福矣愚謂方今有司宜如倫禁民出門之祀而後諭以神示尊貴雖天子不敢祭於宫中則財業之耗於淫祀者宜少矣古者巫醫卜祝皆設之官故有卜師掌開龜之四兆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

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使爲宗今或衣食無賴之徒相與比周營利於井邑之中爲人布卦禱祈假撰神名多至百數病家封羊擊豖而從之事已則若輩割肉歸遺舉家醉飽矣此實民間大蠹謂宜一切禁絶犯者決罰無赦然而有司之法令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士大夫故佐天子之有司使百姓回心而嚮道者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責也嗚呼可不慎哉

伎術

九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於陰陽伎術尤盡出于私意而非天理之本然故其失可以立破而非難見也京房之易傳以五星配六十四卦凡十三周而餘一星從鎮星起至歲星止而首尾之交竟删去熒惑一星郭璞之葬經以二十八宿配六十甲子凡兩周之後復出角亢氐房四星歷十五周四百二十廿七甲子而後復始不知星度各有多少東井三十三度三十分觜觿僅止五分今以東井占一日觜觿

亦占一日其可乎卜家以勾陳螣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配六爻而謂倮蟲三百六十螣蛇爲長星象三百六十勾陳爲長不知大戴記稱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家語亦謂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今以螣蛇當之可乎夫龜蛇皆北方之獸也嫌其不與三方相同而移之中央然則元冥之神曰修曰熙將亦裁減其一而移之中央耶選擇家謂正五九月不宜上官移徙此本佛書言帝釋以正五九月察南贍

部洲唐人奉佛因不行刑謂之斷屠月此何損於上
官移徙耶且佛氏之說亦何可信彼謂大地有四大
部洲故閱四月而巡察一周南贍部洲則常在正五
九月也然遇有閏之年不知此閏月中帝釋當在何
處乎遯甲家謂九宮貴神司水旱卽今所傳三白圖
法也因而又有月忌之日以一二三四五數之五值
中宮諸事皆忌數至十四二十三皆值中宮故每月
有三忌日再數至二十七日三周已盡尚餘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日不知此三日中貴神又在何處乎演

禽家以七政配二十八禽不知寅虎卯兔之類皆屬
强名卽如寅宮自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十
九度今自十度起凡屬尾宿止十度中間歷箕宿十
度又歷斗宿十度而後滿於一宮箕爲豹斗爲獬則
不得專以寅宮爲虎矣又東方七宿皆屬木南方七
宿皆屬火西方七宿皆屬金北方七宿皆屬水今則
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箕爲
水然則東方不得爲木耶又蛟龍本是一類何以蛟
爲木而龍則金虎豹亦爲一類何以虎爲火而豹則

水還而叩之亦自謂本屬强名也旣是强名則角之一宿非木非蛟亢之一宿非金非龍安得謂庚金之命逢亢必凶角亢之辰舟行不吉乎如此之類更僕難終原其所以爲此紛紛總由緩於自修而急於天倖不敎人以躬行實踐自求多福而惟誘之以造化陰陽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屬其實皆如繫風捕影無一可據而聖賢相傳知天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遂絕不講嗚呼此豈非士大夫之過與

羅經

天動而圓圓者圍三故甲乙會亥卯未爲局丙丁會寅午戌爲局庚辛會巳酉丑爲局壬癸會申子辰爲局三分天而互居其二地靜而方方者圍四故亥子丑在壬癸之方寅卯辰在甲乙之方巳午未在丙丁之方申酉戌在庚辛之方四分地而各居其一干主動屬於天故天干自甲至癸莫不可東可西可南可北支主靜屬於地故地支子午卯酉當南北東西之中振古不移吳越春秋曰吳在辰越在巳華陽國志

曰巳爲參伐蜀爲井鬼參伐申也井鬼未也若子午之繩繫於南北兩極按今地圖其下南值廣州北值太原未嘗可移而東西風水家不明此理止以羅經之針爲憑不知此針止名指南不名指午指南則巳與未亦南也指午則吳越止有巳巴蜀止有未無所爲午也夫南北之中爲子午之位猶之夜半日中爲子午之時如以吳越之北爲子南爲午何異以黃昏爲子時日出爲午時乎況此針不與子午中綫相值前人已歷言之北極在虛六度之初南極在七星五

度九十二分五十杪而唐一行以針校之則北指虛
危之間南指張三度實比南北極偏右二度九十五
分明鄭世子載堉又嘗以晷景校之常在午正先一
刻零三分刻之一假使吳越之針果指子午亦尚有
毫釐千里之辨况去子午甚遠乎聖人之道徑而寡
失周官辨方正位辨其東西南北之方正其嚮背左
右之位而已此建國之恆規而亦司空度地居民冢
人辨公墓之兆域墓大夫令民族葬而正其位之事
豈於方位之中復分爲某山某向乃羅經所謂山向

又大可笑其說曰十二支乃周天列宿之次舍地道
法天雖有十二宮而位分八卦每卦三爻則有二十
四位十二支不足以盡地之數故十干取戊己歸中
分八干爲四正輔佐然猶未足卦爻之數遂以四隅
四卦補成三八夫戊己歸中八干四布是矣奈何同
用八卦而艮巽坤乾獨列盤上耶且周天三百六十
度每方各九十度以八干言每位得四十五度以十
二支言每位得三十度又天干地支動靜不同今奈
何使各占十五度動者不可以動靜者不安其靜東

方寅甲卯乙辰南方巳丙午丁未西方申庚酉辛戌北方亥壬子癸丑總而計之四隅猶各欠十五度遂强以艮巽坤乾四卦塡補其間此讀淮南子不審而誤解誤用矣淮南以歲有二十四節氣每十五日而一交故借干支之名以紀其數而又別設報德常羊背陽號通之維以聯四鉤之際葢歲氣推行之序而非方向吉凶之位初不借重於八卦也今以術數之學而託之羲文之易遂謂八卦有二十四爻按爻分布遂有二十四山不知卦本橫畫自下而上初非豎

畫自右而左周易出震見離止以卦言不以爻論孝經援神契始有今之二十四向是豈足爲儒者道耶八卦既已妄謬又益之以九星酉陽雜俎曰九星一曰執陰二曰叶詣三曰視金四曰洰理五曰防午六曰開寶七曰搖光八曰招搖九曰元戈王砅脈訣曰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今羅經則以一白爲

貪狼二一黑爲巨門三碧爲祿存四綠爲文曲五黃爲廉貞六白爲武曲七赤爲破軍八白爲左輔九紫爲右弼此三說者均出臆撰而廉貞本與貪狼相對位在南方今移之五黃既與翼奉傳顯違又謂天皇大帝卽尊星紫微大帝卽帝星此二星又化爲輔弼夫天皇大帝鄭康成以爲耀魄寶卽李尋傳所謂紫宮極樞太一之神也封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馬融尚書注曰太一神在紫微宮神之最尊者然則天皇也紫微也太一也一神而異名耳而今云二星又曰化

爲輔弼是一天子而降分爲兩諸侯也輔弼旣是二星一居東北一居正南又有時可合爲一宮是何理耶夫九星者取諸北斗天官家止有天樞璇機權衡闓陽瑤光餘二星常隱不見故亦無名而此之一白一黑等則太一下九宮之法也乾鑿度謂太一下行九宮周而復始所主者太一而已不謂一宮復各有一星也今強以北斗之九星配合太一之九宮因而造作三元之說一元各主六十年甲子甲戌二十年爲一白甲申甲午二十年爲二黑甲辰甲寅二十年

爲三碧是謂上元又六十年爲中元又六十年爲下元而中元之前三十年則附於上元後三十年則附於下元其中五二十年當五黃廉貞之位又以甲申十年寄乾巽甲午十年寄艮坤如是則名爲三元又實二元且謂六十年爲一元特以甲子一周耳然五日六十時亦甲子一周設謂初一至初五日爲上元初六至初十日爲中元十一至十五日爲下元而中元之前二日半則附於初一至初五後二日半則附於十一至十五中間復各有吉凶之應其孰從而信

之此外復有元空大卦試問卦有大小則向之二十四爻布爲二十四山者皆卦之小者耶抑人間所用之八卦不與虛空之八卦相同耶又有元空五行謂地與水法不合則向上五行可取楊光先所謂趙甲宅於街北錢乙宅於街南趙甲之妻孥財帛惟錢乙之命是從者也多指亂視鵝鴨亂聲原其始本欲以欺海外不知日甚一日浸爲流俗患也豈不哀哉

肖屬

事有不可不尋其義者亦有必不可强爲之說者如世俗所云十二肖屬謂取不全之物鼠目少光牛少齒虎短項兔缺脣龍虧聰蛇無足馬虧膽羊上視虧瞳猴虧脾雞無外腎犬無大腸豬無筋宋王逵非之曰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

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之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拘守狗爲盛豬次之故狗豬配戌亥狗豬拘守之物也謂取不全者非也庶類萬物豈但十二況無義理何足信乎余謂王說亦非也凡古人所以紀數與其取象皆適然而遇之適然而名之耳昔有人以問王文恪公公曰此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

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夫二十八宿有二十八禽今獨取此十二以相配葢天官

家恐人難以推算故於十二宮各立一宿以為之主且亦止以赤道十二定宮言之若黃道有歲差太陽之退度則又於十二宮散星之形似者取以象之故子宮又有寶瓶象丑宮又有磨羯象寅宮又有人馬象卯宮又有天蝎象辰宮又有天秤象巳宮又有雙女象午宮又有獅子象未宮又有巨蟹象申宮又有陰陽象酉宮又有金牛象戌宮又有白羊象亥宮又有雙魚象焉凡此皆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近一儒者好言格物致知之學乃謂午為馬向左而行則申

酉金在焉故征馬向金而驅馳丑爲牛向左而行則歷金而至焉故耕牛繫金而躑躅卯爲兔坎盡酉中坎爲月陰陽相照故玉兔向西而望月酉爲雞離盡卯中離爲日陰陽相薄故金鳳向東而朝陽南北之氣正而長故牛馬之形大東西之氣偏而狹故豬羊之形小然尚屬方隅未若酉雞卯兔東西正位更爲微也鼠宜大而反小土尅也故掘穴而藏於土夫向金驅馳繫金躑躅與夫玉兔金鳳詞旣鄙俚且何以處夫龍蛇虎豹鼠爲土尅何以便小亥自爲土何

以仍大於鼠旣爲土尅何以復藏於土亦未能顯言其故又曰午爲火寅午一氣而午火出於三八之寅三生數而八成數木成然後火生故馬八月而生按家語大戴禮皆言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今云馬八月而生何所本耶甚矣世儒之膠柱而鼓瑟也

辨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故一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才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曰孰謂女多知乎予謂孔子非不能決也乃不屑與辨耳夫天中高外下滂沲四隤自北極至南極一百八十二度餘自

日出至日入亦一百八十二度餘地在天中自地心上至天頂與其東至日出西至日入以天度圜三徑一中半測之各得六十度餘日行正中與在兩旁有何贏縮而分遠近乎而桓譚新論則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其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日正中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

故熱於始出時日新從太陰中來故涼王充論衡則云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于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

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是二說者蓋皆失之桓譚星初出東方相離丈餘及在上離一二尺以此謂中遠而旁近不知人之目力仰視與平視有異今試置兩物於地中間相去三丈人從旁側觀之皆知其爲三丈也若懸兩物於上中間相去亦三丈懸之者知其爲

三丈執行路而問之不知其爲三丈也此平視則跡仰視則窖之效也王謂屋上人在中與坐人近在東西危與坐人遠三丈之竿正樹則扣棟旁邪則不能扣棟以此爲上近而旁遠夫東西危與中屋之危平列人上故中則與坐人近移而東移而西則與坐人遠今天穹窿如蓋圓轉如球屋上人移而東西則東西下而中間高矣三丈之竿亦復環繞地心上下四旁無不扣棟矣不信地圓猶可并天圓而亦失之謂天平正與地相等可乎東晢曰旁方與上方等旁視則天體存于側故日出時視日大安岌云日初出地

有遊氣光不眩目故赤而大無遊氣則氣變白泰西人亦謂夜中水氣上騰太陽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晃漾蓬勃以爲如是之大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眞體明淨較旦暮爲小矣由是言之日之大小赤白皆以人之視徑而殊其涼與熱由乎陽氣之升降日中時陽勝陰伏日出入時陰陽相雜總不當以去人遠近爲别也

稽數

徐幹中論曰聖人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然吾謂天行可以數測天體不可以數稽也嘗見東醫寶鑑引脈訣註有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有一陽上升一日升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至後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卽春分也計九十

日陽氣共升至天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此時陰中陽半爲泰卦其氣變寒爲温萬物發生之時故爲春也自此以後陽氣升入陽位亦如前漸漸升至夏至之月并前計一百八十日共升八萬四千里乃到天此時陽中又有陽爲純陽乾卦其氣變温爲熱曰夏萬物茂盛之時故曰盈也熱極則陰生故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亦一日降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亦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卽秋分也計九十日陰氣共降四萬二千里

正到天地之中此時陽中陰半爲否卦其氣變熱爲涼萬物結實之時故爲秋也自此以後陰氣降入陽位亦如前漸漸降至冬至之日共一百八十日共降八萬四千里乃到地此此時陰中又有陰爲純陰坤卦其氣變涼爲寒曰冬萬物收藏之時故曰虛也按此亦是五運六氣之餘論但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及一日升降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不知憑何推算遽得此數據中國諸書則三五數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爲五億萬里洛書甄曜度天地相去

十七萬八千五百里關令內傳天去地四十千萬里論衡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周髀天離地八萬里月令正義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其他雜說有謂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有謂天高於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至於今時中西二法精密過古謂天有十二重三者不可考校所測知者曰月天也水星天也金星天也日天也火星天也木星天也土星天也恒星

天也宗動天也月天距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水星天距地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金星天距地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日天距地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一百里火星天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木星天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土星天距地二萬五百七十七萬零五百六十四里恆星天距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七萬餘里宗動天距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莫有與脈訣注八萬四千里之數相合者其果出於高陽生之說與抑劉元賓之徒附會爲之與夫約風而絜其短長踵響而度其高下固不足取資於民用又況其言之不見於中國諸書哉

神氣上

盈天地間日月之所以行星辰之所以陳四時之所以序百物之所以化皆氣也此氣烏從生乾鑿度曰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旣有始則必有終而何以充塞周流不竭不止以迄於今曰氣與氣相接而生天地能生人物人物亦生天地猶之風動而火颺火急而風烈風助火火亦助風也人物附地而生喙者息蚑者行勾者出萌

者達虎嘯于山龍興于淵鳥亂于雲魚游于水至於人而五官百骸運動知覺莫非氣之所爲此止則彼行此靜則彼動此衰則彼盛此死則彼生合衆氣以相嬗而日與天薄天亦不能不隨衆氣以周旋譬之車然三十輻共一轂輪轉而轂運於中轂運而輪亦自轉於外也是故人物須天以生天亦須人物以立天人一氣相爲灌輸民氣和樂禽獸魚鼈咸若則和氣之蒸有景星慶雲醴泉甘露之類以應之民氣愁慘上下草木鳥獸不得其性則戾氣之感亦有日食

星變山崩地裂之類以應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之視卽天之視民之聽卽天之聽矣禮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人之心喜則口開怒則目張哀則涕零樂則體抃民之於君亦然君仁則民氣舒君暴則民氣促舒促之氣動於下吉凶之兆見於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一孔子皆與人事雜而書之誠以天氣卽民氣民心卽君心皇建有極而休徵皆至皇之不極而咎徵並集呼吸感通不隔毫髮也夫是氣也循環相生充滿無間原其始乃資乎人物聖人指其氣之精者而名以命之在陽曰神在陰曰靈神靈之號旣出而昭明焄蒿悽愴亦遂動盪於不容已聖人於是制爲祭祀鬼神之禮焉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此之謂也

神氣下

神無形與質者也有形有質卽物而不神矣嘗觀於夏日之雷所擊者破所觸者死人以爲雷實有神乃天所使以誅惡而懲慝者不知雷亦氣之所爲葢陽氣爲陰氣所團陰陽相迫隆隆作聲方其作時物適相遭必隨靡爛及乎迫久氣散杳無跡象故知雷卽有神神亦是氣而世人不察繪畫雷形纍如連鼓又一人若力士引椎聲從扣擊而出妄之甚也或曰雷誠是氣無形與質則何以辟歷之楔居然是物曰是

莫悉於熊三拔之說以爲氣非日蒸不致上騰當其上騰挾有火情熱乾壯猛土亦隨上火土阻於陰雲上下不得激而爲雷流而爲電電者火光土經火煉凝聚成質下墜於地是成楔形亦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挾上之土輕微熱乾遇火便燒狀如藥引則爲夏月奔星其土勢大盛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如落星之石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卽爲彗孛是則火土二物能爲辟歷之楔而雷固不能也或曰人被雷擊往往有文篆背以彰過惡若使神無形質安能作書

乎曰此焦灼之迹有如文字耳若果彰人過惡何不令人能讀知其所坐何罪哉然則君子聞雷必變雖夜必興豈不以神之可畏乎曰易稱雷洊至君子以恐懼修省又曰震雷虩虩恐致福也蓋由心存敬畏無時不然天晶日明尚未敢有一念之肆矧疾風甚雨雷憑憑兮欲怒乎敬天畏天固夙昔所有事而至此尤切著耳神俱是氣氣卽能神豈惟天哉凡物皆然氣聚而神氣散爲鬼明乎神與氣之非二是故可以知鬼神之情狀

切問齋集卷第一終

切問齋集卷第二

述聞中

坎離

六子之卦震反爲艮巽反爲兌獨坎離正反皆同葢得乾坤之中畫而其用無之而不備故六十四卦皆具有坎離之體卽震艮巽兌所爲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者亦無非佐成坎離之用嘗試言之凡卦皆具六畫而初爲陽二爲陰三爲陽則中有離象四爲陰五爲陽上爲陰則中有坎象坎上離下則合爲旣濟象

自其中四爻而言則二至四有坎象三至五有離象坎內離外則合爲未濟象未已也雷與火一氣澤與水一物風行於天而本乎地下體半離山出於地而上乎天上體半坎上經隨蠱爲山澤雷風之卦而水火之象未成至頤大過而大顯頤雷在山下而有離象大過澤滅木而有坎象故上經自屯震蒙艮以至頤大過皆所以致用於坎離而爲上經之終始也下經咸爲艮兌之卦亦山澤也恆爲震巽之卦亦雷風也中更損益漸歸以至中孚小過而水火之象又顯

中孚澤上有風而有離象小過山上有雷而有坎象故下經自咸恒損益漸歸以至中孚小過皆所以致用於旣濟未濟而爲下經之終始也然乾坤之用坎離也坎又常重於離上經泰否以前乾爲主坎先用事屯蒙需訟師比凡六坎而離不與泰否以後坤爲主離始用事同人大有噬嗑賁凡四離而坎亦不與六坎四離陽饒陰乏此並用之中而微有扶抑之權者也而坎離之效用於乾坤也則又有互根之妙離本陰卦而附乾爲用坎本陽卦而附坤爲用乾宮八

卦晉爲遊魂大有爲歸魂晉大有皆離火而離宮八卦訟爲遊魂同人爲歸魂訟與同人又皆乾也坤宮八卦需爲遊魂比爲歸魂需比皆坎水而坎宮八卦明夷爲遊魂師爲歸魂明夷與師又皆坤也至於火日內景金水外景內景陽在外故離外實而內虛然內雖虛而人不能入則虛而有實之用也外景陽在內故坎內剛而外柔然內雖剛而物無不容則剛而兼柔之用也以八方而言則爲南爲北以四序而言則爲暑爲寒以代明而言則爲日爲月以卦候而言

則爲戊爲己陽燧向日而然是太虛皆火也草木不擇地而滋是大地皆水也坎離爲乾坤之大用豈不信哉

[stamp]

大衍

晏一齋曰今之河圖大衍之圖也予始疑之既而考尋經義則晏公之說良是何者揲蓍求卦之法雖似出於聖人之獨智而其始不能無因易因乎天地天地一陰陽也陰陽無象像之以奇偶奇偶非數數之以一二有一則三五七九皆奇數有二則四六八十皆偶數數至於十而十復爲一大傳所以有天一至地十之文也十者成數之終五者生數之終生生之謂易故天數有五地無成而代終故地數亦五惟五具生生之理故一得五而合六二得五而合七三得五而合八四得五而合九五自得五而合十又惟其合也故揚子雲以爲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而五五相守自位乎其中此聖人之立文所爲言下成象者如此積一三五七九爲二十有五積二四六八十爲三十總之則五十有五凡天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之數爲之而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所以共宗爲朋成友同道者又皆居中之五十爲之此大衍之

蓍所以取數於天地之中而止於五十也五十本法天地而其用止四十有九何也曰太極函三爲一三而三之則九故諸圓相等極於二百七十一（算法二百七十一枚而爲一握）諸方相等極於三百六十一（棋局三百六十一子而爲一枰）從九起數虛一不用故圓象天三三九二百七十而成六觚方象地四四九三百六十而列八位（四正四隅）倍其三而圍六則九其六而得旁周五十四倍其四而圍八則九其八而得旁周七十二圓方者天地自然之象也其數亦天地自然之數也天地皆虛一不用

故大衍之蓍亦止用四十九也先儒或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或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或以八卦六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或以生數一而二二而四三而九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爲會於五十其於四十有九又或以減六象六爻之數或以天一居尊不動天五退藏於密止以四十有九爲用皆求解於傳文天地之外而爲此紛紛也或曰五十居中爲大衍所取數則既聞之矣而後之衍而爲圖者乃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何也曰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自一至五爲生數自六至十爲成數易雖不言五行而圖之出也必在京房郎顗以五行言易之時且與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八卦之方位相合所以上下左右之位置亦遂附會而爲此也注疏大衍節在前天數五節在後天一地二節又在夫易何爲者也節前班書程傳兩經移改而後其文燦然漢人及見未譌之本是以觀聖人言下之象而圖之於紙第先儒之說

似先有此圖而聖人照本錄出以爲大傳如晏公所言則是聖人先有大傳後人照本繪出以有此圖今不曰大衍圖而曰河圖其果何所本歟

卦氣

諸家言易莫不善於以卦爻配時令葢天有畸零卦無增減三百八十四爻止可以配有閏之年而不足以定無閏之歲其術有以乾坤二卦配十二辰者有以十二辟卦配十二月者有以八經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者有以坎離震兌分主四時而六十卦畫配三百六十日其五日四分日之一均之六十卦以爲六日七分者支離牽合總非確義此卦氣直日之法朱子所以不取也而後之假易言數者又嘗屢變

其說以求一當如史繩祖學齋佔畢欲依上下二經之次謂卦氣非起於中孚乃中孚起於甲子葢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而上經三十卦盡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六甲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餘中孚小過旣濟未濟四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如震離兌坎之例則是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也朱載堉律法融通則欲以邵子方圖中震巽恆益爲羣卦之宗震春分巽秋分以

風雷爲驗也益雷在內風在外恆風在內雷在外冬至夏至之象也除此四卦其餘六十卦以冬至日爲復初九而次之以頤屯旣濟家人大寒日爲臨初九而次之以明夷賁損節雨水日爲泰初九而次之以大畜需小畜中孚春分日爲大壯初九而次之以歸妹豐離噬嗑穀雨日爲夬初九而次之以大有睽兌革小滿日爲乾初九而次之以履同人无妄隨夏至日爲姤初六而次之以大過鼎未濟解大暑日爲遯初六而次之以訟困咸旅處暑日爲否初六而次之

以萃晉豫小過秋分日爲觀初六而次之以漸渙坎井霜降日爲剝初六而次之以比蹇艮蒙小雪日爲坤初六而次之以謙師升蠱近時潘稼堂檢討又欲據邵子圓圖位次以八純卦各統七卦而七卦之下三爻則於純卦中除出三爻八卦共除二十四爻適得三百六十爻舊以震離兌坎四卦之爻分主二十四氣而坎初六主冬至九二主小寒六三主大寒六四主立春九五主雨水上六主驚蟄今則以震之初爻主冬至二爻主小寒三爻主大寒離之初爻主立

春二爻主雨水三爻主驚蟄以逮坤之初爻主立冬
二爻主小雪三爻主大雪其三百六十爻則自復初
爻至屯三爻當冬至屯四爻至噬嗑三爻當小寒噬
嗑四爻至无妄上爻當大寒明夷初爻至既濟三爻
當立春既濟四爻至豐上爻當雨水離四爻至同人
上爻當驚蟄以逮否初爻至晉三爻當立冬晉四爻
至觀上爻當小雪比初爻至坤上爻當大雪其爲說
益巧矣篤而論之天運循環節氣消長自鴻荒開闢
已然伏羲畫卦以聖合天就天視之已屬後起之端

有卦爻亦然無卦爻亦然天固無藉於易聖人作易
所謂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者亦止其大致如此
非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也後儒談易乃似弈
棋以天地爲枰六十四卦爲子黑白互爭東西易位
卒之於子徒勞於枰無補也無論其他即邵子皇極
之數學者莫不推尊以爲精之又精亦終不可施之
於用故黃梨洲嘗謂皇極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
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
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爲

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抄自大至小總不出於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時莫不有閏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於法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杪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一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於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強二

萬五千九百二十旣已不可施用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月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槪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也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

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畸零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寧乎可通耳易與天數本難强通其說雖煩終於鶻突而不可用也

閏月上

一年常數凡三百六十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餘五日三時爲氣盈大率三十二月當置一閏每月合得三十日自十二月朔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三十七刻零二不盡少五日七時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置閏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氣朔參差不能齊一則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爲閏月此唐虞相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大端沈氏括曰陰陽消長萬

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令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時尚謂之冬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徒謂之甲歲之冬而實乙歲之春是虛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何如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則四時之氣常正日月五星亦自隨之余按回回法以三百

六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
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
有十二月月有閏申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
百四十二年而宮月甲子再會泰西法以太陽爲歲
自今歲冬至至明歲冬至三百六十五日分十二月
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爲一月所餘四分度之一積四
年而爲一日故每四年閏一日有閏日之月無閏月
之年此卽沈氏所欲以十二氣爲一年之法然回回
泰西仍有閏日所謂歲歲齊盡永無閏餘者亦考之

未密矣梅氏文鼎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
難知者也敬授人時莫如用其易見之事而爲術以
通之此最爲名通之論若如沈氏所云則月之首日
或用朔或用望或用上弦下弦或并非朔望上下弦
倏忽變遷使民耳目俱失所主豈聖人治政明時之
意哉或者謂節氣過宮專以斗建爲憑則卽以斗建
紀年亦非難知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則日月會于
娵訾而斗建自指寅宮仲春之月日在奎則日月會
於降婁而斗建自指卯宮觀斗所建以命四時不較

提於晝考日景夜驗中星耶是不然斗建有歲差昔之孟春建寅今已移而建丑昔之仲春建卯今已移而建寅豈可以建丑建寅之北斗著爲孟春仲春之月令乎假使歲歷萬二千七百有五年餘之後日躔月離以及昏旦中星一切與堯時相反尚以斗柄所指定爲此月節氣所在何以異乎刻舟而求劍哉沈氏此論謬之甚矣

閏月下

春秋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孔氏正義據漢志云文公元年距僖公五年辛亥二十九歲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已置閏嫌閏月太近前杜氏註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法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嫌閏月太近後而崑山顧氏鄞縣萬氏皆謂古人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曾改舊法置在三月故為非禮宣城梅氏亦謂

閏月之說其一謂無中氣為閏月此據左氏舉正於中為說其一謂古閏月俱在歲終此據左氏歸餘於終為說余謂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豈可分為兩事哉上古日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此日為術之端始故曰履端於始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月朔與

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之一
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此言取中氣以正月
則月皆有中與辰相值因得命爲某月若餘日所積
雖多至一月而氣偏不中不得據偏氣以命月故置
之爲閏而後月乃又適得中氣以正月漢志所謂朔
不得中爲閏月二者互根不得相離也今謂必在十
二月之後則雖積滿一月而姑不爲閏直俟歲終乃
以後月之三十日附於前月以爲閏月是前有無中
氣之月後有有中氣之閏證諸經傳難以盡合錫山

顧氏曰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戊辰殺宣姜及其餘傳
文閏在中間者甚多不得謂春秋閏月俱在歲終且
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一不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
夏之一月入於秋而時不定子之一月入於丑丑之
一月入於寅而歲不成故必以此積餘之日隨時而
爲之閏應閏之月卽是歸餘之終非十二月乃爲終
也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賈氏疏曰明堂路
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
二堂閏月各於其時之門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

屏立于其中鄭氏注曰聽朔于其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皇氏曰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明皆隨時置閏故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則文元年閏三月之爲非禮何與曰此言推術者之失也漢志曰魯御名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御名以爲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自文公以後百有餘年莫能正御名數故月之先後每以所測而移或失之太前或失之太後以是爲非禮云爾

兩戒

百川莫大於江河五岳莫尊於泰岱而禹貢導山之文分爲南北兩條兩條之中又分而爲二鄭康成所謂四列者也唐一行以爲天下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

南紀四列兩戒並有太華而不及岱宗惟朱子之書以爲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明于愼行岱史序曰岱者中條之所底基馬融王肅嘗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也李文貞公尚書注曰岱爲嶽宗用表青徐之畛曾因入對備聞山東諸山之脈自營州跨海而來且謂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北不逾塞垣南不逾嶺徼泰山之脈既自塞外橫海而來自登萊以至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

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廣北盡於江浙推其所自來皆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禹跡所未至故於導山諸條闕之是說也予嘗證諸朱子之言而信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閩中却是自北而南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然則一行所謂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嶺徼達東甌閩中者甚是而猶未盡也一行又謂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

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今按河源出崑崙自唐劉元鼎元都實明宗泐及

國朝侍衛拉錫侍讀舒蘭先後履訪乃始得實以爲今之庫爾坤山卽古之崑崙（當今方輿路程北三十六度西二十度）東則河源西南爲巴撒童剌木山山麓爲木壘烏素河卽大金沙江源（此據新喻晏氏斯盛禹貢解方輿路程當北三十二度半西二十度）南

北相距僅三度半東西相準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
之北皆高山聳峙即庫爾坤矣臨川李氏以為河源
在其北已東趨陜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斯
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陜再折而東
以入於海江源在其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近復
南行直趨雲南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山入川
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終而相向有
若黻文亞字亦天地之奇夫水可南北流各循塞徼
之外紆迴數千里復入中國以歸大海則山脈之北

出塞垣南循嶺徼者其亦必回抱中原北自營州越
海而為泰岱南自大庾度嶺而為江浙閩廣諸山信
矣此皆足以補備兩戒之說而又以見大地山河之
形勢至
熙朝而益加昭晰也

關雎

關雎一篇鄭孔皆從序義謂后妃求淑女惟集傳以爲宮中之人形容文王之求后妃於是輾轉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友樂皆舉而歸之文王然竊疑文王逮事太王岐嶷之表固自童齔而異之泰伯仲雍以此遠遜荆蠻大邦天妹獨不爲早陳釆雁乎且以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計之親迎之期正當在文王弱冠之年其時卽非太王亦必王季主之何待輟其一日三朝問安視膳之誠而涉於知好色慕妻子之嫌乎太姒有莘之女去岐西千有餘里謂求女四國皆世子之所自爲恐不其然故謂文王求后妃而寤寐反側爲妾媵所窺適足爲文王之累謂后妃求淑女不但明聖母之不妬忌而文王之刑于寡妻者亦可並見矣當日者文王以鹿鳴求賢於外后妃以關雎求賢於內詠之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於是麟趾呈祥螽斯衍慶遂以開周家八百年之丕丕基后妃之德夫孰非文王之德哉說者謂哀樂之感於男女爲切摯若女與女情

好本淡以求女言后妃之不妬而聖人目之以不淫傷則轉屬婦女恆情而不足深異洵如是也將謂文王求后妃而遂可目之以哀樂耶毓德青宮上有祖父配耦之賢否結褵之早晚惟命是俟樂則宜之哀何可言此愚所以反覆推尋而不安於去序也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陳氏桱云文王二十四生武王

柏舟

柏舟以下五詩並爲莊姜所作集傳改仁人不遇爲婦人不得於其夫而亦疑其出於莊姜但未決言之耳今按詩序曰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也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終風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四詩次第故自井然蓋綠衣作於莊公未薨之前燕燕以下作於州吁既亂之後方其生而不相得也則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及其歿

而不忍忘也則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詞氣深婉絕無怨懟至於日月終風則其詞變矣曰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曰終風且暴謔浪笑傲似此深惡痛絕豈得不爲州吁發而乃以加於莊公不與前二詩大相違異乎故舊說自明而集傳改爲不見答於莊公則無以見莊姜之賢德而亦失編詩之序矣至於四詩之首冠以柏舟則其煩冤悱惻情餘於詞眞可爲不見答於莊公之證朱子之言誠非無見也間嘗舉其詞而尋繹之首章以柏舟自喻汎汎中流無所倚泊而

意中難言之隱耿耿達旦無術能消舍得通篇意思
在内其時州吁有寵必成禍亂莊姜先見之明固已
照及故二章有匪鑒之喻其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明指完與州吁而言外廷雖有石碏之忠而言不見
聽故往愬而懼逢其怒也三章言處此之時雖欲少
變我之性行以求容悅而我心固匪石匪席而有所
不可卽禮儀酬接之間亦不選擇去取以博其一懽
矣四章則見左傳所云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
舊小加大淫破義之類顯然相逼命之不辰惟有拊

心自悼而已五章指日月以喻莊公之昏蔽言雖潔
淸如我常如負垢而無由洗濯則其無所申訴之情
亦付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故曰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李文貞曰周初女德莫聖於太姒以後女德莫
賢於莊姜聖人以此五詩遙對后妃之三作而爲變
風之首豈得謂漫無深意哉朱子之於柏舟已見及
此雖日月終風之序不改可也

載馳

許穆夫人與宋桓夫人為女兄弟而於衛之為狄所滅也宋桓公逆諸河上衛之遺民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而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卒又迎文公於齊而立之宋桓之有大造於衛以其夫人故也許之君臣不聞出一籌以紓衛難將畏狄而不敢耶則太怯背衛而不恤耶則太忍其詩曰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怨之甚也又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則責備之深而并示以設施之畧大邦者其時齊方

創伯文公久處於齊齊能定衛者必齊矣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僖之二年封衛于楚邱齊之出師若專以夫人此詩者或許之君臣因此控救於齊或載馳之篇自達於齊人之耳皆不可知而編詩者即以附於定之方中諸篇之後其必由此矣若夫宋桓夫人蓋被出而反於衛者其救衛也似無與夫人事然吾謂兄弟昏姻之國而有死喪急難之憂其情本有所難恝況夫人在宋未聞失德其被出也或牽於一時之法制

如惡疾之類而非其自取觀於河廣之詩蓋早在衛未播遷之前故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以夫人之不能忘宋知宋之亦未甚絕於夫人也太史公稱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而說苑亦有臣之舅在衛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之語故宋之於衛雖睦鄰救患之道宜然而究必以夫人之故然宋桓亦因齊而成事不及許穆夫人早有控于大邦之言尤出於宋桓夫人上矣學者拘於舊說於許穆夫人止謂嫁女不得

歸寧於宋桓夫人則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經雖明言河廣而必曰當作興體試問三百篇亦有以國中所無之山川輿地起興者乎失之遠矣

黍離

黍離降爲國風乃雅不復作非雅亡也卽曰雅亡而風詩固在豈得曰詩亡哉考平王之世變風方盛齊變於懿衛變於夷陳變於厲唐變於共和秦變於宣曹變於惠鄶無世次魏無世家其詩皆在夷厲平桓之閒列國之詩作於桓莊釐惠襄頃之世者爲多衛州吁鄭叔段齊文姜晉成師秦三良陳夏姬其人其事並在春秋之世儒先求其說而不得遂以雅亡當之果爾則成康以後頌聲久息必當先以頌亡爲詩

亡矣夫頌不作而雅尚存雅不作而風尚存此詩之降也非詩之亡也隆盛之時則有隆盛之詩衰季之時則有衰季之詩無論十五國之美刺皆詩卽自漢迄今樂府歌行五七古近之作豈得不謂之詩而曰自東遷時固已亡之耶然則詩亡春秋作直謂風雅俱亡可矣周之初封建徧天下如王制所言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存者猶百數十國其見於經者七十五國假令諸侯歲有一二詩之錄其所裒輯當孔子時恐司馬遷所謂三千篇未足以盡之

而今僅存邶鄘衛之三十九篇鄭之二十一篇齊之十一篇唐魏之十九篇秦陳之二十篇鄶曹之八篇而已其餘他國更無聞焉豈非風詩之亡者多乎且周自康昭下逮孝夷歷年二百中閒覲饗錫賚與一切講武修文之政豈無一二雅詩之作而今所存者止文武成厲宣幽六王之詩而已此豈非雅詩之亡者多乎夫二百年無一雅詩不謂之詩亡而平王以後不爲雅詩則謂之詩亡此亦不通於理之甚者也故夫詩亡者葢自幽王有犬戎之禍西京文獻蹂躪

其十二三平王徙居東都播遷之際又散佚其十四五而先代所徵諸列國藏諸柱下者其存也無幾矣孔子葢曰昔者四方之詩聚於朝廷後世猶或亡之矧今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貢詩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美刺混淆是非貿亂我能無懼乎此春秋之所爲作也豈直爲黍離降國風已哉

南陔

南陔六篇據詩序則當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為次毛詩則又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邱由儀為次集傳據儀禮之文移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而下以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為次且定為有聲無詞之説焉愚竊疑之凡樂必由詩而作有詩故有辭因以有名與義如南陔白華華黍等是其名也孝子相戒以養孝子之潔白等是其

義也無其辭則名與義皆不顯不可為詩而八音亦無所附麗不得為樂矣鄭氏於儀禮註曰其義未詳葢未見毛詩也及為詩箋之時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葢據孝子相戒以養等語也有其名有其義而特亡其辭此亦明白而無疑者矣而後世乃同聲以為無辭使其果然則南陔白華等名何自而來既無其辭自無其義他詩之有義可陳者多矣何偏取此無其義之六篇以樂賓必不然矣鄭氏樵曰此六詩皆主於笙雖有其聲舉無辭句束晳補笙詩皮日休補

肆夏不知六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詞之可傳也愚則謂既知其無詞句尚得曰此六詩又曰六詩乃笙詩耶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鄒氏肇敏因亦曰南陔卽天保白華卽頍弁華黍卽常棣由庚卽瓠葉崇邱卽伐木由儀卽菁莪此皆以臆爲說不足憑信然肆夏樊遏渠僅見於春秋傳而詩無其目猶可漫指一詩以實之若南陔六篇其目明列于經不得以天保頍弁諸詩代之又可知矣本篇既無其詞他詩又不可代則其播之八音

當於何宮起調何宮畢曲豈能撮空蹈虛而成聲律耶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說者謂勺於鑠之詩象維清之詩然則舞蹈且須有辭何況樂哉又按金奏肆夏亦非謂肆夏無詞不可以歌鄭氏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孔氏曰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也論語始作翕如也註云始作謂金奏又左傳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也然則金奏肆夏之三亦應有工歌工歌文王鹿鳴之三亦應有金奏不必以金奏工歌強生

分別也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舊皆以爲刺幽王固不見其有刺意集傳謂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則亦於皇尸君婦等語難解惟以爲豳雅者則詩有祈甘雨樂田畯與周禮籥章之文相近然尚有疑者七月周公所自作周禮亦周公所手定謂七月爲豳風乃後之編詩者以其無可附麗因以東山鴟鴞諸詩彙爲一處而目爲豳風明非周時列國之詩也三百篇非周公所自編安得自定所作之詩爲豳風乎

旣無豳風又安有所爲豳雅豳頌者而乃於治定制禮之日大書於籍曰龡豳詩以迎寒暑豳雅以樂田畯豳頌以息老物乎先儒或謂風中自有雅頌或謂豳雅豳頌已亡朱子則欲以楚茨諸詩當豳雅思文諸詩當豳頌皆不知七月之爲豳詩本出於後世編詩者之意而周公初不與知之也然則周禮之文其殆不出於周公乎先儒往往謂周禮爲劉歆所竄則此文者其殆亦出於劉歆之徒而決非周公所自言矣

韓奕

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諸侯以職任言不以地勢言韓在馮翊密邇宗周而去追貊絕遠今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此與周召分陝而身爲王朝卿士無殊先儒以封申城齊相提並論其實適申適齊皆由韓往韓實關陝門戶而非止北方之鎖鑰也蘇秦誇其形勝曰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詩人言其風土則曰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以其形勢

財實而奉天子錫命洵足以控禦三方豈徒北國已哉乃其西面而朝周常在諸侯之先戎人內侵勢亦足以相制不再傳而幽王黜后廢嫡韓人乃坐視申戎之爲亂不聞扼其要害少限戎馬之跡所謂幹不庭方者何在哉水經注聖水又東南逕韓城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康成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迫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此則專以地勢言與燕師所完奄受

北國之文相近然先儒皆不遵故止就舊說論之

三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章王者以其成功告于天祖者也苟非天子安得有頌而有駜四詩猗那五詩其遂歌於魯宋之廟中乎夫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雖其勳貴非有賜不得用樂故曰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宋之賜樂與否古無所考魯則嘗有賜矣而如謂所歌之樂卽此諸詩恐不其然何也宋為商後頌其先世之樂也自少師抱器歸周必併其樂章而獻之示臣服于周不當復用天

子之樂以故學士大夫不得見其文伶人樂官亦莫傳其業迨至戴公之世正考父校商詩於周太師而錄其十二篇於是宋之君臣雖得見其文而亦不以被之宮懸歌之宗廟以終守其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故數傳而至孔子時又止存其五篇也向使宋既臣周而猶然備一代之樂則是宋之烝嘗歲以之術祖宋之瞽史世以之肄習戴公之前不至亡其十二戴公之後又不至亡其七篇已若夫魯則郊廟祭祀僭擬王朝然意其所歌者卽周頌之三十一篇而四

詩不與焉何者魯所宜頌無若周公魯公使周公魯
公而有頌當作於成康之世考公之前乃三百年寂
無所聞豈周固賜之而魯固不用之哉吾知如明堂
位所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必歌思文也以禘禮祀
周公於太廟必歌來雝也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
必歌噫嘻豐年載芟良耜也先儒亦言魯之所用或
卽周頌淸廟之類彼季孫行父曷爲復請于周爲此
禱媚僖公之詩哉昔歐陽氏劉氏皆謂僖公無克淮
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海邦蠻貊莫不率從之事

而季孫行父卒於襄公五年姑以享年七十爲準在
僖公薨年行父止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時請命作
頌之理然則此四詩者不可知其作於何時而其辭
又不能更過於配天立極之美其不以歌於廟中也
明甚而近時張鳳岡作詩貫始言駉伯禽考牧之詩
有駜伯禽燕飲羣臣之詩而泮水則孝公修學興敎
之詩惟閟宮一篇乃行父所請史克所作按孝公之
立當宣王三十二年而命召虎征淮夷在宣王二年
今此詩盛稱淮夷攸服則不當孝公之世何以知此

必非僖公耶又謂淮夷來同十五年會淮也遂荒徐
宅是年公孫敖率師救齊也南夷率從則二十一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也事皆不盡子虛其詩作於僖
公生時而行父請周得列為頌自在公沒之後以此
破歐劉二家之論然考牧燕飲不可以陳郊廟則魯
之所用仍不出先儒所言周頌清廟之類矣

四始

或問四始之義予曰自一至十則一爲其始此感彼應則此爲其始是故宮闈者國風之始政事者二雅之始功德者三頌之始詩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宮闈之化亦本君身故曰繫一人之本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而補傳解之曰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惡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爲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迨自

太史公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四始於是止據經之首篇爲言其實非也易之乾坤咸恆書之堯典禹貢湯誓泰誓詎可加以二始四始之名倘有謂風終狼跋小雅終何草不黃大雅終召旻頌終殷武是謂四終者又將何以正其非是耶昔人固嘗疑此是以孔穎達有曰國風二雅周頌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

衰是興衰之始故曰四始此爲後之讀詩者言之如謂行之則興廢之則衰又何經不然乎王介甫則曰風雅頌雖相因而成而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夫風自爲風雅自爲雅頌自爲頌所謂相因者何風雅頌開卷數篇皆本文王所謂序不相襲者又何凡此皆不讀古序之過也以諸公有功經學之人而立說如此何況近世刊本苟趨簡便於詩傳後刪去朱子所附刊誤一編經生家至有白首不見詩序者宜乎初不究心於此矣夫六義四始並見詩序然風賦比與雅頌前載周禮故後人未至迷謬至四始之名前無所承而又往往廢序以言詩沿誤至今口傳以熟彼鄭康成且引緯書以解之小生鄙儒顧安問哉

切問齋集卷第二終

05192

中华古籍保护